



夢的張

蒲寧著

章叢蕪譯

B942



張 的 夢

俄 國 蒲 寧 著

章 叢 蕪 譯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929

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

張的夢

每册定價三角半

著者 俄國蒲寧

譯者 韋叢燕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小引

伊凡蒲寧(Ivan Bunin)是現在的一個俄國的亡命文學家，他現在亡命在何處，我們也無從知道，大抵是在巴黎吧，在一九二三年頭本書張的夢(The Dreams of Chang)的紐約出版者的信時，他還在那里。他精通好幾國文字，曾翻譯外國作品很多。

他是近代少有的短篇小說大家，除從舊金山來的紳士

外，這裏我所譯的三篇，張的夢，輕微的歎歎和兒子，都是他的名作，在革命前寫的。

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回憶的美麗與淒涼；他是舊的斯拉夫靈魂的戀慕者，但也只是不得已于情的戀慕而已。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革掉了他的貴族的地位，革掉了他的田產和鄉莊，並革掉了他的版稅，甚且還革掉了他的俄國讀者，——甚且還革掉了他的創作力，因為亡命以後，我們就沒有看見過他的惹人注意的作品出現。

在張的夢裏，他藉着一條中國狗（被喚作張）的夢，叙出破產的俄國船主的當年盛日的海上生涯，這回憶對照着眼

前的百無聊賴以至於死的生活。輕微的歎歎敘述一個最美貌最活潑的中學女生，因一旦受誘失身，遂加入祕密黨，僞嫁給一個軍官，以至犧牲性命，最後叙她的一個中學女教師，並且是她的同志，每禮拜到墓地去哭她，可以看出俄國帝制時代的婦女革命之一般，即使是經過文人渲染以後。兒子寫巴黎一個學法律的大學生，而且是少年侍人之流的愛彌兒，到非洲法國殖民地去，和一個年紀比他巴黎大一倍的中年的法國太太，神祕地，浪漫地，而且自然地戀愛，終之鬧出一場悲劇。

在技術上講，這三篇均不失爲上品，尤其是前兩篇；在

內容上講，我自己微覺得性的色彩太重了一點，但大體我都
很愛的，尤其是第二篇。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叢蕪將一九二四年譯稿重校
後，寫于海甸。

目錄

張的夢	一
輕微的歉歉	五五
兒子	七七

張
的
夢

原

书

空

白

我們說誰，這有什麼關係？任何生活在這個大地上的都值得作我們談論的題目。先前有一個時候張得認識宇宙和船長（他的主人），他的世上的生活變得和船長聯結了。從那時以後過了六個整年——時光過得如同一隻船上的沙漏裏的沙粒似的。

又是黑夜了，——夢呢還是現實？清晨又來了，——現

實呢還是夢？張老了，張是一個酒徒，——他常常是昏昏迷迷的。

在阿得沙城裏，外面是冬天了。天氣是陰陰沈沈的，——較之張和船長彼此相見時的中國的天氣壞多了。細的，刺人的雪花在空中旋轉；在荒涼的海邊林蔭公道上的覆冰的，光滑的地灘青上面雪斜飛着，痛苦地刺着每個跑着的猶太人的臉孔。他們將手深深地插進口袋裏，兩肩夾起，灣灣曲曲左左右右地走，——笨拙地，希伯來式地。在海口那一邊，同樣地荒廢，在海灣那一邊，因雪朦朧，瘠薄的海岸，低而且平，微微地可以看見。碼頭始終是朦朧的，帶着一層濃濃

的，灰色的霧：海中冒沫的，凸出的波浪一早到晚在那上面
洶湧着。風兒在頭上的電話線中嗖嗖着，應聲着。……

在這樣的日子城市生活開始的不早。張和船長醒的也不
早。六年，——這是一個長期，還是短呢？在六年中張和船
長變老了，雖然船長還沒有四十歲；然而他們的命運殘酷地
改變了。他們不復航海了，——他們「在岸上」生活，如同
航海者所說的；他們也並不在他們先前有一時所住的那同一
的地方住了，乃是在一條窄而且很黑暗的街上，在一個頂樓
上；房屋有白煤氣，被猶太人住着。這種猶太人，他們回家
總是在傍晚的時候，吃着晚餐，把帽子推在頭後腦蓋上。張

和船長房裏的天花板是低低的，他們的房間大而且冷。除此之外，裏面常是陰沈黑暗的；兩個窗戶配置在斜側着的牆頂上，小而且圓，使人想起來船舷的砲門。有種像帶抽屜的大櫃的東西放在兩窗中間，左邊對着牆頭是一張舊鉄牀，——而且這便是這蕭條的住所裏的一切用具，——除非把爐子（從爐子那里時常有新鮮的風吹着，）也包在內。

張在爐子後面蔽處睡着；船長睡在牀上。這是什麼一種牀，幾乎塌到地板上了。牀上是什麼種褥子，無論那位住過頂樓上的都能容易地想像出來。至於那骯髒的枕頭，那麼樣薄，船長只得把他的套衣墊在下面。不過船長就是在這個牀

上睡的也很平安的。他仰面睡着，他的眼睛閉着，他的面龐灰白，不動不響好像死了似的。先前他的牀是何等華麗呵！作的好，高高的，下面有櫃子，牀鋪厚而安適；被單細緻而光滑，雪一般白的枕頭發着涼！但是就是在那時候，就是在那被波浪洶湧所催眠的時候，他並沒睡得像他現在睡的一般酣熟。現在他在日間弄的很疲乏，除此之外，現在他有什麼一定要急的呢？——他怎麼能過睡，新的日子有什麼能使他歡喜呢？有一個時候世界上有兩個真理，時常輪流守衛：第一個是，生命是說不出來地美麗；第二個是，生命只是對於狂人有意義。船長此時確信先前，現在，將來，以至於永遠

只有一個真理，——最終的真理，猶太人約伯（一個無名的部落的聖人，）的真理，傳道書的真理。船長現在時時常常說，當他坐在一家酒店裏的時候：「現在記住你的創造者，在你青春的時候，罪惡的日子來到，歲月也並沒有逼近，到了那時，你將要說，日子一點快樂都沒有了！」日與夜還是照先前一樣地前進，一會又是黑夜，一會清晨又正到了。船長和張都正醒着哩。

船長醒了，但是他並不動換他的位置，並不睜眼。在那時他的思想就是張也不知道，他正在那無火的爐邊地板上躺着，海上的鮮風一夜到亮從爐邊吹進來。張僅只曉得一件事

情，——船長要這樣地睡着不下一點鐘。張從他的眼角一瞥他的主人之後，又合起眼皮，又睡去了。張也是一個酒徒；在早晨他也是昏醉的，軟弱的，他帶着無力的惡心看着宇宙，這於所有坐船暈船的人是十分熟悉的。因為這個原故，在這早晨他睡去的時候，他看見一個苦人的，令人厭倦的夢境。：：：

他看見：

一個年老的淚眼的中國人爬上一個輪船的艙上面，在他的踵上蹲着；他裝哭地懇求所有從他身邊經過的人，買一柳籃他所帶來的壞了的小魚。這是一個多塵的寒涼的日子在

一條寬闊的中國河上。在河裏污水中搖動着的一隻帶竹帆的小船上坐着一條小狗，——一條小獬狗，渾身有點像狐，又有點像狼，頸上披着厚而且粗的毛；他的一雙黑眼莊嚴地，機靈地，上下地看着輪船的高高的鐵邊，他的耳朵聳將起來。

『不如把你的狗賣掉吧！』這輪船上的年青船長懶懶的站在他的支橋上，快活地，大聲地向這個中國人喊叫，好像對於一個鬻子說話似的。

這個中國人，——張的第一個主人，——眼睛向上瞟着，被這陣喊叫和他的快樂弄昏了。他開始鞠躬而且啞啞的說：
"Ve'y good dog, ve'y good." (很好的狗，很好的。) 小狗被買

去了，——只要一塊銀盧布，——被叫着張，就在那天便同他的新主人航行往俄羅斯去了；起頭有三個整禮拜，他那麼暈船，而且那麼昏迷，他什麼東西都沒有看見：既沒有看見海洋，也沒有看見新加坡，也沒有看見哥倫布。……

在中國那時是秋初，天氣不好。當他們慢慢進至海口的時候，張覺得發惡心。他們遇見大雨和霧，白色的帽子閃現在水的平原上；灰綠色的波浪滾動，洶湧，沖擊，許多尖子而且無情的；同時，平平的海岸展布着，消逝於烟霧之中，漸漸四周都是水了。張穿着他的皮裘被雨淋得作銀色了，船長穿着他的大雨衣，大帽子也撐起來，他倆都在支橋上，這支

橋的高度現在比以前更可覺得了。船長發號令，同時張在風中顫抖而且搖他的頭。水面正開展着，擁抱着所有帶潮的地平線，和迷濛濛的天空連合。風兒吹散喧然大波成爲浪花，滾浪從四面八方撲下；牠鳴着吹過帆杠，呼呼地鼓着下面的帆布篷；這時水手們穿着下有鐵釘的長統靴子和濕坎肩，解着，抓着，捲着帆布篷。風兒尋覓最好的地方作最有力的吹襲，當那向之慢慢鞠躬的海船剛一更迅速地轉向右邊的時候，風兒便把牠舉起在這樣的一個巨大的，沸騰的滾浪上，牠簡直不能後退了；牠從滾浪脊上撲將下來，埋沒在泡沫之中，——而且在航工的房中一隻茄菲杯被差役忘在一個小棹

上，嘩啦一聲破碎在地板上。……以後有趣的事便開始了！

從那以後各種的日子都有：一會太陽從光耀的碧空焦灼地向下曬着；一會烏雲山嶺一般的堆聚起來，作出驚人的雷聲；或者，大雨的激流如注的落在船上和海面上；或者便是搖動，是的，搖動，甚至於在下碇未起的時候。張疲乏極了，在這三個禮拜中他一次也沒有離開那船尾二等艙的炎熱而且半明半暗的走道中的角落，他在那里躺着，靠近往艙面上去的門檻。這扇門一天只開一次，在船長的差役帶食物給張吃的時候。往紅海的全部的航行，在張的記憶中所保留的，只是船的隔格的輾軋聲，和他的暈船，以及他的心的下

沉，一會和着那震動的船尾沈入地獄，一會又隨之升上天堂；他也記得他的刺一般的，死一般的恐怖，無論何時，只要一陣倒山的大浪冲打艙尾，帶着放大炮的轟聲，在船身被高舉起來，又傾向一邊，推進機在空中隆隆的作響之後；海水便將船舷的砲門的日光遮蔽，在砲門的厚玻璃上作暗黑的顏色急流下去。這有病的張聽見遠遠的發號的喊聲，水手們的尖銳的哨聲，頭上面某處的水手們腳聲；他可以從他半閉的眼睛辨出半明半暗的走道充滿茶葉的蔭環，——而且張神思迷亂，變得昏頭昏腦的，因為暈船，炎熱和茶葉的猛烈的氣味。……

張的夢在這里斷了。

張一驚睜開眼睛：並不是波浪撞擊船尾帶着一陣放大砲的轟聲，——乃是下面某處門被誰個用力關閉的震聲。在這以後，船長咳嗽着以淨他的嗓子，慢慢從他那塌下去的牀上起來。他穿上他那已經破了的鞋，結着鞋帶子，披上他那從枕下取出的帶銅鈕的黑上衣；這時張穿着他的生徽的，毀壞了的皮裘，不高興地打呵欠，哽哽地從地板上起來。櫃上有一瓶麥酒，已經喝去一些了。船長直接對着瓶嘴喝，微微喘氣，擦了他的鬚，便走到爐邊，也給張倒點麥酒在靠近張身邊放着的小碗裏。張開口貪饒地舐着。至於船長呢，他開始

抽烟，又躺下了，等待大天四亮的時候。遠遠的鉄軌的轟聲已經能夠聽見；遠在這街市的下頭已經有不斷的馬蹄的搭搭的聲音；但是出門還是太早。船長躺着，抽着烟。張舐完了的時候，也躺下了。他跳到牀上，在船長腳邊縮成球形，慢慢地漂入那麥酒所常賜與的享福的境况。他的半閉的眼變得朦朧，他無力地看着他的主人，感覺着一種時增的溫存對他，想着人言所能表出的如下：『哦，你愚昧的，愚昧的人！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但願你知道這是什麼一種驚人的真理！』在似思想似夢寐之間，張又回到那個疎遠的清晨，那時，海船已經載着船長和張離開中國經過受苦的，不息的

海洋，進入紅海了。……

他夢着：

當他們經過泊利莫的時候，海船越搖越緩了，好像在僵他入夢，張便睡了甜美的好覺。他忽然驚醒了。在他醒來的時候，他真是驚喜非常了：到處都是平靜的；船尾合拍地顫動着，一點兒也不往下撞了；在船外某處洶湧的水的喧聲也是齊整的；廚房裏的溫暖的氣味，從一扇門下，鑽到艙面上真醉人啊。……張兩隻後腿落地的站起來，細看那空落的通艙，在朦朧中有一種柔弱地發光的金紫色的東西；一種僅僅眼睛可以辨出的東西，但是特別地喜悅；那兒後面船舷的

磚的牆對着光輝的藍蔚的太空，而在那低矮的艙蓬的上面，
從鏡子反映出許多曲折的光線，只是反映着不消去。……而
且同樣的東西張遇見了，他的主人，船長，在這些日子也遇
見了多少次；他忽然領悟，在這個宇宙中存在的，不祇是一個
真理，乃是兩個：一個是，生活在這世界上，航海是一件可
怕的事情，一個是……但是張沒有時間想這一個了，——從
那意外推開了的門外，他看見上艙面的石梯，黑的閃光的烟
囪的體積，夏天早晨的清朗的天空，和那由機器室出來從石
梯下面急急走上來的船長。他刮了而且洗了臉；在他的身上
還有新鮮的香水香味；他的美髯上聳着，仿德意志式的；他

的明亮的銳利的眼睛，顧盼閃光，他身上的穿戴的都是緊密的，雪一般白的。張看見了這一切，那倏快愉地衝上去，船長在空中把牠拖住了，叭噠叭噠的吻他的頭，把他翻個身，抱在自己的懷裏，一躍三跳的來到艙面，又上一層，直上到那在中國的大河入海口那兒曾經那麼可怕的支橋。

在支橋上船長走進航工的機器室，同時張被扔在地板上一旁坐着，他的狐一般的毛撥在光滑的木板上伸展着。在張的身後，有下沉的太陽照着，很熱而且發光。船身十分靠近正在經過的右岸阿刺伯也一定是很熱的，那金色的海岸，黑褐色的大山，山峯，好像某一個死行星的山似的一切也都深

蓋上金色的塵沙；阿刺伯全部沙漠的和巉巖的荒土，看得這
樣特別清楚，好像可以一步跳過去似的。在支橋上，還可以
覺得清晨出來，還有輕微的新鮮的涼風吹着；船長的隨人，
——就是這個人，以後那麽時常鬥張發怒，對他鼻孔裏吹
氣，——穿着白的衣服，戴着白鎧和那幅怕人的黑眼鏡，在
支橋上活潑地踱來踱去，不斷地上望那伸入天空的帆柱的尖
梢，在那上面聚着一簇浮薄的白雲。……那時船長從機器室
裏向外叫道：『這里，張！來喝咖啡！』張立刻跳將起來，
繞着機器室走，伶俐地跳過機器室的銅門檻子。門檻那邊甚
且比在支橋上還好些：有寬的皮睡榻，定在牆上的，上面掛

着些東西好像壁鐘似的，上面的玻璃和針閃耀着；在地板上有一個碗，裏面盛着甜乳和麵包。張開始貪饞地舐着，同時船長自己忙着他的職務。和睡榻相對的窗戶下放着一張檯棹，船長在那上面攤開一張大航海圖，上面放一個界尺，他用紫墨水在上面劃一條長線。張舐完了以後，嘴上還沾着牛乳，他跳上檯棹，就靠着這窗戶坐下，從這窗外他可以看見一位身穿寬服的水手的藍披肩，那水手背向窗戶在多角的車輪旁站着。在這時候，船長（如同以後所顯出來的）非常愛談心，當他獨自一人和張一起，他說道：

『你看，兄台，這便是紅海。你和我一定要盡力伶俐地

從這經過，你就看一看吧，這顏色是何等鮮豔呵！我一定把你弄得好好的在阿得沙上陸，他們已經知道有你了。我已經對一個最輕浮的小女孩子將你洩露出來；我已經向她誇示大人了，用一種長的海底電線你明白麼？那是一般聰明人們在一切大洋大海的底下安上的。……張，因為畢竟我是一個萬分幸運的人，幸運萬分，你連想像都想像不到，因此我十分怕觸了暗礁，在我的第一次長途的航行上蒙下無限的恥辱

……

說到這裏，船長忽然對張鄭重的一板臉，拍他的嘴一

下：

『脚拿下去！』他命令式的叫道。『你胆敢擊上公物麼！』

張把他的頭一搖，狺狺着，並皺起臉來。這是他所受的第一個嘴巴，他惱了；又在他看來，生在這個世界上，在海上航行，乃是一件殘酷的事情。他轉身走了，他的透明地黃的眼睛，矇朧着，縮緊着，他低聲狺狺着，露出他那狼性的長牙。但是船長對於張的惱怒的情感，並不視為有什麼重要。他燃起一隻香烟，回到睡榻上去；從他的印花棉布的短衫的邊口袋裏，取出一個金錶，他用一個強硬的指甲將錶蓋攤開，細看那閃光而且特別靈活，忙亂着的東西，在錶裏面

走着，嚶嚶的作響，於是又開始作出友愛的口氣向他說話。他又告訴張，他帶他到阿得沙，到愛利色銳廷斯加雅大街；在那條大街上，第一，他（船長）有房屋；第二，他有一個妻子，是個美人；第三，他有一個驚人的小女兒；說他（船長）畢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畢竟是一個幸運的人，張！』船長說了，接着又道：『張，我這個女兒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充滿了好奇心和頑固性，將來有時她將于你不好，尤其是于你的尾巴！但是倘若你知道，張，她是如何地美貌呵！我那麼十分疼愛她，有時我甚且怕起我的疼愛來了：她在我的眼中看來就是

全世界，——幾乎就是全世界，可以說；但是這是應當的麼？而且，就一般講，任何人應當受這般大的疼愛麼？『他問。』你們那一些佛爺們比我還愚昧麼？你且聽聽，關於宇宙和一切有形之物的愛，他們怎麼說的，從日光，波浪，空氣開始，以女人，嬰兒，白荊球花的香氣終結！還有，——你知道這個道是什麼一種東西麼？那只有你們中國人想出來的。我自己也知道一點，但是很少；但是，兄台，人人知道的都很少；但是就牠所能以明瞭的講，牠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地獄，我們的第一個母親；她產生這宇宙間一切的事物，她又吞噬他們，吞噬之後，她又重新產生；換句話說，

這乃是一切生存的東西的道路。沒有一種生存的東西可以抵抗的。但是我們每分鐘都在抵抗牠；每分鐘我們都想不但把一個所愛的女人的靈魂放在自己的慾望中，甚至於全宇宙！活在這個世界上真是一件怪異的事，張，『船長說；』這是一件最令人喜歡的事情，但仍然是怪異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因為我太貪望幸福，然而我太常常地迷了路，這條道路是陰暗的，罪惡的，——或者是完全，完全和這正相反麼？』

沈默了一會，他又接着說：

『究竟主要的是怎麼一回事呢？當你愛着某人的時候，

世上沒有一種力量能使你相信，你所愛的人會不愛你。正在這里魔鬼便進來了，張。但是生命是何等地美麗；我的上帝，何等地美麗呵！」

海船毫不倦怠地破着紅海，此刻已高升了的太陽將全船身晒得火熱，牠走着微微地顫，現在停在炎熱的廣漠深淵裏。熱帶的天空中閃耀的晴光從機器室的門口透進來。中午逼近了；黃銅的門檻在日光中閃耀。玻璃般的波浪在船邊越滾越慢，忽然又掀起花眼的閃光，把機器室照耀起來。張在睡榻上坐着，聽着船長說話。船長先前會輕輕地給張一個嘴巴，現在又把他推到地板上：『太熱了，兄台！』他說；但

是這一次張並沒惱怒，——在這樣快活的中午活在這個世界上實在是太好了的一件事。於是……

可是到這里張的夢又被打斷了。

『上來，張！』船長說，把他的腳拿下牀來。張又驚異地看見，他並不是在紅海的船上，乃是在阿得沙的一間頂樓上，而且外面的確正是中午，——不過並不是一個令人快活的中午，乃是一個沈鬱的，無味的，惡意的中午，他輕輕地向著攪擾了他的船長狷狷着。但是船長一點也不注意他，戴上舊制帽，穿上他的舊制服的大衣，兩手深深地插進口袋裏，全都凸將起來，走向門前去。願不願，張也必得從牀上

跳下來。下樓梯在船長覺得實是一件難事，因為他實在沒有心腸下去，好像他受了一種嚴酷的需要的強迫才下來似的。張很快的滾跳下來，——他還受那未解的刺激的興奮，麥酒造成的享福的境况常常這樣結果的。……

是的，——船長和張每天從這個酒館到那個酒館的生活，現在算過了兩年了。他們在那里喝酒，吃點心，打量着在他們一邊喝酒吃點心的酒徒們，在喧闐，烟霧以及各種的不好的氣味之中。張在船長的脚旁地板上躺着。至於船長呢，他坐着抽着烟，他的肘節穩穩地撐在棹上，——這是他在海上得來的習慣；他等待着一個時候，按照他自己心意上

所擬定的規則，必須移到別的酒館或咖啡店去；張和船長在這一個地方用早餐，在另一個地方喝咖啡，在第三個地方用午飯，在第四個地方用晚餐。船長是時常不作聲的。但是有時候船長遇見一位舊日的朋友了，那麼，他便終日口裏不斷地說生活的沒意思，每分鐘要啜一口酒，一會說他自己，一會說他對面的人，一會說張，——這最後的一位面前地板上常有一塊瓷器。他們也要絲毫不差地照常地過度這天的生活：他們說定今天和船長的一位老友（一個戴着一頂高的絲帽子的美術家）一塊吃早飯。那意思就是，他們起始要在某一個惡臭難聞的酒店裏坐着，在一羣紅面的德意志人中，——

！愚蠢的，辦事似的人們，他們從早一直作到晚，自然唯一的目的是吃，喝，再工作一番，而且向別人宣傳。之後他們便要到一个咖啡店去，那里滿張着希臘人和猶太人，他們全部的生活，也是同樣地無意味，但是十分受驚擾，都被那不斷的盼望股份交易所的消息佔據了；從咖啡店他們便要動身往一個酒館去，（在那里聚着有各種的下流人，）直坐到夜深。

冬天的日間は短短的，可是棹邊放着一瓶酒，坐着和一位朋友談心，便更短了。現在張，船長和那位美術家都已經在酒店和咖啡店裏坐過了，這是他們在酒館裡坐着喝酒的第三

六個鐘頭。船長把他的肘節撐在棹上，又熱心地向美術家說，使他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一個罪惡的卑污的真理。『你只消看一看你的四周，』他說着，『你只消回想一想你我天天在酒店裏，在咖啡店裏，在大街上所看見的一切人！我的朋友，我看見全個的地球了，——人生到處都是像那樣！這般人們所自命為構成他們的生活的一切物事，都是空談，都是謊話：他們沒有上帝，沒有良心，在生活上沒有合理的目標，他們沒有愛情，沒有友誼，沒有誠實，——甚至於連普通的憐憫都沒有。人生只是在污穢的旅館裏的一個無味的，嚴冬的日子，別的再沒有甚麼了。……』

張躺在棹子下面，在昏沈的雲霧裏聽見這一番話，這裏面再也沒有一點兒的興致。他和船長同意呢，還是不同？要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是不可能的，那麼，便可以知道事情不對了。張並不知道，並不明白，船長究竟是對不對；但是要知道，只是當我們經歷悲哀的時候，我們却才說：『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反而言之，當快樂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每種有生命的東西，都知道一切物事，明白一切物事的。……但是忽然一道陽光好像截斷這層昏沈的雲霧：一根指揮杖對着酒館的樂隊台上的樂譜架子忽然的一拍——一個凡阿林開始拉起來，於是接着

第二個，第三個。……他們越奏越緊急，越奏越響亮，——一分鐘以後，張的靈魂泛溢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渴望，完全不同的悽愴。他的靈魂顫戰着，因為那一種莫明其妙的狂喜，因為那一種甜蜜的苦楚，因為那一種對於說不定的東西的渴慕，——而且張此刻再也辨不出來他是在夢中還是醒境。他全部的生命跟從着音樂，服順地直跟進另一個世界——他又看見他自己在那美麗的世界的門檻上；一隻小狗，愚昧的，在大宇宙中帶着一個信仰，在紅海的一隻海船上。……

『不錯，但是。怎麼樣呢？』他半想着，半夢着。『不錯，我記得：生活在那個炎熱的中午的紅海上實在是件好

事！』張和船長在機器室裏坐着；以後他們又在船的支橋上站着。：：：哦，好強的光；海是何等深藍，天是何等青青！那一些在船頭上晒着的白色，紅色，黃色的水手的套衣，對着天空的背景是何等驚人地活鮮啊！以後張和船長和船上別的人們（他們的臉孔磚一般紅，眼睛水淋淋的，反之，他們的前額白而發汗），在炎熱的第一等通艙裏吃早飯，電扇從艙角嚶嚶的吹出風來。吃了早飯之後，張便微睡一忽；吃了茶點之後，他便用午飯，午飯後，他便豎直的坐着，在航工的機器室的門前（在這裡管事的給船長放了一張帆布椅子），遠遠地凝望着大海；看着西方，作淡青色在許多顏色和許多

形樣的雲片中；看着太陽，酒一般紅，割去了光線，剛一觸到渾沌的地平線，光便消了，戴上一頂黑焰的僧帽的樣子。：海船迅速地跑着追逐牠；艦旁光滑的水的鯨峯，簡單地閃過，發出一道青紫色的鱗皮的閃光。但是太陽急忙的前進着進着，——海好像在吸牠似的，——漸漸地沈去沈去，變成一種伸長的紅潤的琥珀。牠開始顫動而逝去；剛一逝去的時候，某種慘愁的陰影立刻臨到全世界上來了，而那在黑夜上來常常刮更兇的風兒變得更强項了。船長凝視着西方的黑焰，沒戴帽子的坐着，他的頭髮在風中舞動，他的臉孔是沈思的，傲慢的，憂愁的。然而別人還覺得他是快樂，不但這

全船隨他的意思支配，就是這全宇宙也是在他的勢力之中；因爲在那時候全宇宙都在他的靈魂裏，——又因爲就是在那時他的呼吸還帶有酒氣。……

當夜來的時候，世界是可怕而且莊嚴。黑黑的，不安靜，有難制的風，而且船的周圍掀起的波浪發出這樣的一道活躍的閃光，張嚇得汪的一聲要從船邊跳去，他本是當船長快步地不斷地在艙面踱步的時候，在船長的後面小步的跑着的。船長於是又把張抱在他的懷裏，將他的面頰貼着張的跳動的心，——因爲他的心的跳動和船長的一樣，一點都不差，——抱他走到艙面的盡頭，到船尾的高甲板上，在黑暗

中在那里站了好久，用一種奇異的可怕的情景盡感張：從那高聳的，巨大的船尾的下面，從那遲鈍地激動着的推進機的下面，萬萬白焰的針作碎擦的聲音洶湧的刺上來，他們又解脫了自身，不住地滾入那海船所留下的雪一般的，閃光的道中。一會又有了無數的青星：一會某種緊結着的青球，活潑地爆發，消逝，在沸騰着的水山中作淡綠的燐光，神穩地化去了。風兒從各方面刮來，猛烈地而又輕柔地刮着張的嘴，波動着而且清涼着他的胸部的厚毛；張緊緊的躲在船長的身邊，好像他們是同類似的，嗅着一種如同冷疏瀆的氣味，這種氣味來自大海最深處，散佈在空氣之中。船尾不住的顛

動；牠被某種極大而且說不出來地無定的力量推得一上一下的，張搖搖擺擺的，起勁地打量着這深奧的，陰暗的，然而百倍生動的，無情地洶湧的無底的海灣。有時某種惡作劇的，巨大的波浪，喧然地衝過船尾，照着船長的雙手和他的銀白的衣裳，作出一種奇異的閃光。……

在這夜裏船長第一次把張帶到他的寬大而且舒適的艙裏來，這艙裏面被一盞上面有紅綢的蓋照的燈溫柔照耀着。在那靠近船長臥牀緊擠進去的寫字棹子上面。在燈光所照的亮處和被遮的暗處中，放着兩個窄框子，裝着兩張照像：一個是很漂亮的輕浮的小姑娘，鬆曲的頭髮，暫安的坐在一隻

深深的圈手椅裏；一個是年青的婦人，幾乎照了全身，肩上荷着一把花邊的小小的白傘，戴着一頂花邊的大帽子，穿着一身華麗的春服，——她是莊嚴，苗條，美麗，而且含愁，好像一位喬治亞國的皇女一般。在船長對着開着的窗子外面的黑浪的喧聲解衣的時候，他說道：

「這位婦人是不喜歡你和我的，張！有些女性的靈魂，兄台，她們永遠憔悴在一種含愁的愛情的渴慕裏，然而她們正因為那個緣故，永不愛任何人。有這樣的，——然而因為她們的無情，虛假，她們的登舞臺的夢，買汽車的夢，游船野餐的夢，以及那關於裝作英吉利人，頭髮上滿抹生髮膏，

硬把頭髮分成直直的一條線的某位游泳人的夢，因為這一切，她們將怎樣受批評呢？誰個預知她們呢？每人都各按照他的或她的自己眼光，張；她們不是在完成『這的自身。』的最深的祕密的勅令，恰如此刻在這船黑暗的洶湧的浪中自由運行的某種海裏動物完成着的一樣麼？』

『哦！哦！』船長說，在椅上坐下，脫他的白鞋。『我真難受極了，當我第一次覺得她並非完全是我的的時候，——在那一夜她第一次單人赴游船俱樂部的跳舞會，天亮時才回來，如同一朵憔悴了的玫瑰，因為困憊和她那還未消却的攪擾而面色灰白，她的一雙眼睛，暗昧，擴大而且對我生疎

了！倘若你知道如何難料地她想來哄我，她帶着一種拙笨的驚奇問我道：「可是你還沒睡熟麼，可憐的吾愛？」就在那時我連一句話也不能夠說出，她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便不作聲了；她僅僅急瞥了我一眼，——開始無聲的解衣。我想殺他，但是她漠然地，恬靜地說：「幫助我鬆解背後的衣服，」——我順從地走近她的身邊，開始以我的戰動的手鬆解這一切的鉤兒，鈕兒，——正當我剛一從她敞開衣服看見她的肉體，看見她的兩個肩胛骨中的背，看見她的襯衣，拉下肩膀裹在胸衣裏的時候；正當我剛一覺着她的黑髮的芳香，瞥見那被胸衣托起來，反映在鮮明的站鏡裏的她的乳頭的時候

……

船長還沒說完，便作出一種失望的姿勢搖着他的手。

他脫衣睡下，滅熄了燈，張轉身坐在靠着寫字檯旁的麻洛哥皮椅上，看那大海的黑色的死衣如何地被時起時落的白沫的行列疊起皺紋；看那黑暗的地平線上幾道光亮如何預兆地閃耀；看那可怕的生動的波濤如何地從那邊湧起，作出一種恐嚇的閃聲，沖的比船身還高，窺探艙房，——好像童話上的巨蛇，逼閃着寶石的天然的顏色一般的眼睛，逼耀着透明的翡翠和碧玉般的輝光。他看着海船如何地將牠推到一邊，照常不住的走牠的路，在這偉大的，翻動的，世界原始元素

（現在於我們不合適而且爲仇了，）的體積，所謂海洋，之中。

夜間船長發出急促的喊聲；這種帶着可差地哀怨的熱情所發出的喊聲，驚嚇了他自己，他便立刻醒了。他默然躺了一分鐘，嘆氣而且譏誚地說道：

『是的，有一個故事給你聽！』如同一件黃金的寶物在一個豬的鼻孔裏，一個美麗的女人便是這樣！……『你算十分有理，梭羅門，聖中之聖！』

他在暗中摸着他的烟盒，燃了一隻吸，但是在他深黯兩次之後，他又將手放下，——這樣便睡熟了，他手中的紙烟

盪閃着小小的紅光。宇宙又安靜了——只有波浪閃射，搖動，喧闐地衝過船旁。南方十字宿從烏雲的後面閃耀着。：

但是在這里張被一陣意外的雷聲震聾了。他在恐怖中跳起來。是什麼一回事？又是如同三年前事情一樣，因為醉酒的船長的過失海船又擠上水底暗礁了麼？船長又對着他的美麗的，含愁的嬌妻放一手槍麼？不是；現在他們的周圍並不是夜；他們也不在海上，也不是一個冬天的中午在愛利色銳廷斯加雅街上，——乃是在一個燈光輝煌的酒館裏，充滿了喧聲和煙氣。乃是醉酒的船長，拳擊棹面，向美術家叫嚷：

『瞎話，瞎話！如同一件黃金的寶物在一個豬的鼻孔

裏，——你的「女人」就是這樣！「我以花氈的蓋褥，以雕刻的細工，以埃及的精美亞麻布裝飾了我的牀：：來呀，讓我們享足了愛情：：因為良人此刻並不在家。：：」「呸！女人！『因為她的住屋歸向死亡，她的道路歸向死人。：：』但是這够了，這够了，我的朋友。是走的時候了，——他們收閉這個地方了；這裡來！」

一分鐘後，船長，張，和美術家已經在大街上了，這裡風雪使路燈閃動。船長抱吻了美術家，他們便各走各的路了。張是昏昏沉沉似醒未醒的，在邊道上跟着船長在一邊跑，船長急速地，不穩地走着。：：一天又過去了，——是

夢幻還是真實？——又是黑暗，寒冷，和困憊統轄着宇宙。
……船長是對了，萬分對了：人生簡直是毒而難聞的酒精，
別的再沒有什麼了。……

張的日夜就是這樣地單調地過去。但是忽然一天早晨宇宙如同一隻海船似的，因為航工眼睛沒注意，正在迅速的航行的時候，觸上水底暗礁了。張在一個冬天的早晨醒來，爲那統治着房中的大大的靜寂所打擊。他急忙從他的臥處跳起來，向船長的牀前跑去，——他看見船長躺着，頭部震動地向後仰着，他的面孔變得青白而且發涼，他的眼毛半開着而且不動。張看見這些眼毛，便汪的叫了一聲，絕望得如同他

被一輛飛奔的汽車截成兩段，兩腿都被切去似的。……當房門從樞鈕取下來的時候，當人們（最複雜的人們：夫役，警察，戴高的絲帽子的美術家，以及其他各種時常在酒館裏和船長一塊坐着的紳士們，）進來，離去，又到了，大聲說話的時候，張好像要變成石頭似的。……哦，船長有一個時候曾說得如何的可怕：『在那一天住宅的主人將要打戰……臨窗外望的人們要變悽慘……他們將來也要怕那高高的東西，恐怖將在途中……因為人向他的長久的家歸去，哭泣者在大街上走動。……因為水瓶在泉邊打破，車輪在池邊毀壞。……』但是此刻張連恐怖也覺不着了。他在地板上躺着，他的

嘴向着屋角；他將雙眼緊緊地閉着，好使他自己還看宇宙，把牠忘却。宇宙漠然地遠遠地在他的上面喃喃着，好像大海在那越墜越深的沉入海中的人的上面喃喃着一樣。

但是當他又蘇醒過來的時候，這乃是靠近一個小禮拜堂的門口，在門廊裏。他靠近他們坐着，頭低垂着；憂悶的，半死的，——只是他在一陣寒冷中渾身戰動着。忽然禮拜堂門推開了，——一種奇異的情景，大家流利地歌唱，打動張的眼睛和心。在張的面前是一個半暗的嘎特式的大廳，有着火焰的紅星，一座熱帶植物的整樹林，一口橡樹棺材高撐在一個黑架棚上。有着黑簇簇的一羣人；有着兩個婦人，她們

的大理石一般的美麗與深誠的悲哀使人驚異，彷彿正如不同年紀的兩姊妹似的；在這一切之上。回聲，霹靂聲，一組男子預詠隊響亮地喧嘩着天使的悲哀的悅樂。莊嚴，混亂，華觀，——和非此地上的歌唱，將其他一切均吸入于他們的曲調中。在這響亮的異象之前，張因痛楚與銷魂，每根頭毛都豎立起來。美術家紅着眼睛在那時走出禮拜堂，在驚異中停住了：

『張！』他驚異地說，僵腰向他，『張，你是怎麼一回事？』

他將那開始打戰的一隻手放在張的頭上，將腰更僵下，

——他們的眼睛充滿了眼淚，彼此帶着這樣的愛相視着，以致張的全生命向着全宇宙聽不清楚地叫出來：『唉，不，不，——在世上有着第三個真理，我所不知道的！』

那一天，從葬場回來，張便移到他的第三個主人的家中了，——又是高高的，到一個頂樓；但是一個溫暖的，有雪茄烟氣的，地板上有氈子的，四面放有古式家具的，而且掛着繡花的織物的頂樓。：：天漸漸黑了；爐子充滿發紅的，暗紫色的熱塊；張的新主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回家甚且還沒有脫去他的外套和高高的絲帽；他在一把深深的椅子上坐下，腳着一隻雪茄烟，現在正吸着，凝視他的工作室的暮

色。至於倦乏了的，痛楚極了的張呢，——他在靠近爐子的一塊地氈上躺着，他的眼睛閉着，他的嘴靠在他的一雙前爪上。他夢着，他看着好像在一個異象中：

某人在那里躺着，在黑暗着的城市的那邊，在葬場的圍牆的那邊，在那叫作地穴，墳墓，的裏面。但是這個某人並不是船長，——並不是。倘若張愛船長，而且感覺着船長，倘若他帶着記憶的異象看見他，——那在他裏面的神怪的東西，他自己並不明白，——那意思就是，船長還和他同在：在那個宇宙中，無始無終，死亡不至的。在這個宇宙中，一定只有一個真理，——第三個；但是那個真理是什麼，只有

那位最後的主人知道，張現在不久便一定要回到他那里去了。

一九一六原作。

原

书

空

白

輕微的歉獻

原

书

空

白

在墓場中，在新的粘土丘上，立着一個新的橡木十字架，——堅固，沈重，光滑，——牠的樣子細看着很令人高興的。

這正是四月了，但天氣還是很冷；這寬廣的，真正地鄉野的墓地中的坊表，就是在遠處都可以從精光的樹木中看見，寒風吹着十字架腳下的盜環，叮噹叮噹的響。

說到十字架本身呢，——一個很大的銅紀念章嵌在上面；在紀念章裏有一個穿得很好的，迷人的中學校女學生的照像，一雙眼睛活潑而且萬分生動。

這便是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

在她是一個小女孩子的時候，她在那般在迴廊上，在課堂裏，嘈雜而且亂闐的，穿着短短的黃衣服的鬧羣中，並沒有一點奇特的地方；除了她是那一般很漂亮的，富足的，幸福的女子中的一個，除了她是機靈，但是淘氣，而且極不注意女監學對她所加的警責而外，關於她還有什麼說的呢？那時候她開始長大，發育，並非日日地，乃是時時的。在十四

歲的時候，她的腰兒苗條，她的小小的脚兒雅緻，她的雙乳已經分好，那一切的界限都明顯了，這東西的魔力，人類言語至今還沒有表現出來；在十五歲的時候，她便名爲美人了。她有些同學們是何等精細地裝飾她們的頭髮，何等過分地注意她們的細節，何等細心地提防她們的被限制了的動作！但是她却什麼都不怕，——無論是手指上的墨水痕，無論是羞紅的臉，無論是披散着頭髮，無論是跑跌倒膝頭都露出來了。她自己一點也沒操心，沒費力，然而莫明其妙地，在她的中學校最後兩年中，那一切使她在全校中顯揚出來的特色都臨到她的身上了，——端麗，在裝飾上的很好的審美

力，伶俐，她的眼中的發光的而且知情識趣的火花。沒有人跳舞的像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沒有人滑冰如她滑的好；沒有人在跳舞會中被追逐如她的多；而且，不知什麼緣故，沒有人那麼時常得低等的分數像她一樣。莫明其妙地，她變成一個少婦了，莫明其妙地，她的名譽在學校裏變得曖昧了；已經有了謠言，說她輕浮，說她沒有羨慕的人便不能生活；說單與——一個男子中學校學生——瘋狂地愛上她了；說她顯然地也愛上他了，但是她對待他如此易變，他幾次要自殺。……

在她的最後的一個冬天，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追尋

快樂完全失頭了，——在女子中學她們這樣說。冬天是多雪的，明耀的，凍結的；太陽一早便從雪蓋着的學校園的高高的縱林的後面落下，但是天空是不變地晴朗，射出許多道光，顯示明天又要結冰，又有日光，不消說在大禮拜堂街游逛，不消說在一個玫瑰色的黃昏在都市公園裏滑冰場滑冰，在這羣衆中四面八方亂溜，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好像穿得最好的，最沒有憂慮的，最幸福的。一天，在下課休息的時候，她正好似旋風一般飛奔穿過大講堂，躲避那些追趕她的，尖聲呼叫好玩的，最優等分數的少女們，她出乎意外地被召到女監學那里去。她在飛奔中停下了；長歎了一聲，她

用一種迅速的而且如今已成了習慣的動作，把頭髮理好，把前褂兩肩上提起兩個小角，她的眼睛發光，跑上樓去了。女監學是一個小小的女人，面貌很年青，但是頭髮灰白了，恬靜地坐着，手中拿着什麼編物，在皇帝的肖像下面的一張寫字檯旁。

『你好，馬丹麥色爾麥西赫爾斯加亞』她用法國話說，眼睛並沒有離開她的編物。『未免可惜，這可不是第一次勉強我把你找到這裏來，要向你說你的品行了。』

『我聽着哩，馬丹，』麥西赫爾斯加亞答道，走近桌旁，春風滿面地，精神十足地看着她，但是她的臉上並沒有

一點表情，她那般輕盈地，嫻雅地坐下，在這上面誰也比不上她。

『你就是不好好聽我的話，——這我已經明白了，未免可惜，』女監學說。她扯一根線，使羊毛球在擦光了的地板上亂滾，麥西赫爾斯加亞好奇地瞥了一眼，她擡起她的眼睛道：『我自己不再說了，我不細說了，』她說。

麥西赫爾斯加亞非常喜歡這特別整潔而且大的書房；在結冰的日子，房中的空氣因為荷蘭式的火爐的暖，與寫字檯上的野百合花的新鮮，是多麼舒適。她斜視着那年青的皇帝，照出全身，在燦爛地閃耀着的大廳的中間；她瞧着女監

學的乳色的，整潔地波形的頭髮底直直的分劈處，保持着一陣期待的沈默。

『你不是一個小女孩子了，』女監學含着很多意味地說，暗暗地開始變得憤怒了。

『是的，馬丹，』麥西赫爾斯加亞簡單地，幾乎是快活地答道。

『但還不是一個婦人，』女監學含着更大的意味說，她的無色的面龐開始微微地紅暈起來。『第一，——那是什麼的一種頭飾？那是婦人的頭飾！』

『馬丹，若是我有好看的頭髮，那我並沒有過錯，』麥

西赫爾斯加亞答道，用兩手極其輕輕地拍她那裝飾得惹人注意的頭。

『呵，就是的，——你沒有過錯！』女監學說。『在你的頭飾上你沒有過錯，在這些廉費的梳子上你沒有過錯，害你的父母用二十塊盧布買小小的拖鞋你沒有過錯！但是，我再向你說一遍，你忘記了你還只是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

話到這里，麥西赫爾斯加亞並不失去她的恬靜和誠實，突忽謙遜地打斷她的話道：

『原諒我，馬丹，你誤會了：我是一個婦人。而且——』

你知道在這件事上是誰負責任麼？我的爸爸的朋友兼鄰人，而且是你的哥哥，亞歷克舍米海羅維奇莫柳丁。這是去年夏天在鄉下發生的。……』

在這段談話一月以後，一個哥薩克軍官，粗陋的而且是平民的面貌，和麥西赫爾斯加亞所入的那黨完全一點也不相同，在一個火車站的月臺上把她槍斃了，四外擠着一大羣剛從火車下來的人。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的太離奇的自白，曾經使女監學嚇得口呆目瞪的，現在完全證明了；軍官向檢查官宣稱，麥西赫爾斯加亞曾誘惑他，和他會通姦一次，起誓作他的妻子；但是在車站，在暗殺那一天，她看他

動身往諾弗切爾加斯克的時候，她突然告訴他，她從來連想也沒想過愛他，他們關於婚姻的談論都不過是嘲弄他的，而且她讓他讀她的日記中關於莫柳丁的那一頁。

『我潦草地看過，走出到月台上，她正在那里徘徊，等我讀完，槍斃她，』軍官說。『這日記還在我的上身制服的口袋裏；你且看一看在去年七月十日寫些什麼。』

檢查官讀的大概如左：

『現在是夜間下兩點鐘了。我睡得熟熟的，但是立刻便醒了。……今天我便變成一個婦人——爸爸，媽媽，和托爾尼亞都往城裏去了，只是我獨自剩下。我不能夠說出我孤單着是

何等幸福！在早晨的時候，我自己在花園中，在田野裏散步；我在樹林中，——在我看來在全宇宙裏只有我自己，我一生從沒有過這般歡欣的意緒。我獨自吃飯，接着玩一個整鐘頭；聽着樂音的抑揚，我覺得好像我要無止期地生活着，而且是空前地幸福！那時候我便在爸爸的書房睡熟了。在四點鐘的時候，加提雅把我喚醒，說亞歷克含米海羅維奇來了。我很歡喜他來；接待他，應酬他，於我是十分快活的。他駕的是兩匹很俊美的馬，屬於特別小的一種，牠們始終在塔旁站着；但是他停下不走了，因為落了雨，他想地面傍晚時分可以乾。他很可惜他沒有遇見父親在家，而且他精神非

常，他好像把自己當作一個情郎似的對我；他戲謔了許多，說他好久就愛上我了。當我們在用茶點以前，在花園中散步的時候，天氣又晴朗了，太陽射穿溼遍的花園閃爍着，雖然天氣實在變得寒了，他手挽着我的手慢走，說他是浮士德帶着瑪格利提。（見哥德名著浮士德）。他是五十六歲，但他仍然很英俊的，而且時常穿的很漂亮，——我所不歡喜的一件事，便是他穿着一種背心；他滿身都灑有英吉利的香水，他的眼睛是很活潑的，——而且黑；他的鬍子很美觀地分成兩長半，完全是銀白色的。吃茶點的時候我們坐在遮着游廊的玻璃板裏；我彷彿覺得不舒服，便在一張矮牀上躺

下，那時候他在吸煙；接着，他換到我這裡來坐，又開始告訴我些有趣的事情；接着便查看而且吻我的手。我用一條綢手巾蓋着我的臉，他從手巾上吻我的嘴唇幾次。……我不能夠明白這件事怎會發生了；我昏了，我從沒想到我是那種人！現在只有一條路給我走了。……我覺得他這樣討厭，我不能夠這樣活下去！……」

城市在這些四月的日子裏變得乾而且淨，牠的石頭變白了，在那上面走是很容易的而且令人高興。每禮拜日作了彌撒之後，一個矮小的女人，戴着黑羊皮手套，拿着烏木傘，哀哭着從往城門去的大禮拜堂街走去。她經過機器室，藉着

一條鋪路走過那污穢的公地（那里有許多的煤污的鐵舖），原野的空氣較新鮮的吹着；再往遠望，在修道院和牢獄中間，陰雲的地平線露出白色，春的原野，作灰色；當人在修道院的牆下許多污水中踐泥踏水的走他的路，再轉向左方的時候，便看見一種東西，好像低低的，大大的花園似的，四周是白的圍牆，在那圍牆的大門上面漆着『聖母升天』四個字。矮小的女人迅速地作幾次十字的記號，她好像路熟的人似的從大道走去。她到橡木十字架對面的長凳上，在風中，在春天的寒涼中，坐一個鐘頭，坐兩個鐘頭，直到她的輕便的靴中的雙足，和緊密的羊皮手套中的雙手完全麻木的時

候。聽着春鳥甚且寒冽中美妙地歌唱，聽着風吹瓷環叮噠的響，她有時想，她願拋棄她的一半生命，若是那死環可以不在她的眼前。這就是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他們把她葬在這里，就葬在這粘土裡，這種思想使她驚異，幾乎昏迷了：人怎麼能夠將那僅僅在兩三個月前，十分充滿了生命，魔力，歡快的十六歲的女學生，和這粘土丘，和這橡木十字架聯結在一起呢？在這下面就是同樣的一個女子，她的兩眼從這銅紀念章上如此活潑地閃耀，這是可能的事麼？怎樣將那現在與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的名字有關的可怕的事情，和這純潔的注視相合呢？但是深深的在她的靈魂中，矮

小的女人是愉快的，如同普通所有鍾情的人們，或一般羨慕某種熱烈的理想的人們所常有的情形一樣。

這個女子便是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的一位先生。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子，好久便生活在一種幻想上，這種幻想代替了她的實際的生活。起初她的哥哥（一個可憐的漢子，沒有什麼可以令人注意的）於她是這樣的一個幻想，——她的全靈魂都和他接連了，和他的將來接連了，不知什麼緣故，他的將來在她看來是鮮明的，而且她生活在一種奇異的希冀中，希冀她的命運不知怎的要因為他的緣故魔術一般地改變。以後，當她的哥哥在瀋陽被殺的時候，她堅信她自

已不像別人一樣，這是她的大大的好命運；缺少美和女性在
她的情形中是被她的腦筋和較高的興趣補償了；她是理想的
世界中的一個苦工。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的死又用一個
新夢迷住她了。如今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便是她的不斷
的思想的對象，狂歡的對象，快樂的對象。每個假日她都往
阿爾尼亞的墳墓去，——從她的哥哥死後，她養成一種到墓
地去痛哭的習慣。她幾點鐘都不把她的眼光離開橡木的十字
架；她想起在羣花中在棺材裏的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的
雪白的小臉——並且想起她有一次偶而偷聽見的話：有一
次，在下課休息的時候，阿爾尼亞麥西赫爾斯加亞在學校園

中散步，向她的相好的同伴，——強壯的，高高的撒薄廷拉一口氣地說道：

『在爸爸的一本書裏，——他有許多舊式的有趣的書，——我讀了一個女人應當有什麼樣的美。……你明白，那里說的這麼多，人不能够件件都記得的；唔，自然，黑的長睛，好像沸滾的瀝青，——對上帝誠實，正是這樣寫的！——好像沸滾的瀝青，——睫毛像夜一般的黑；一種溫柔的含羞，一段苗條的腰肢，一隻比普通人的手，——你明白麼，比普通人的長！——一隻小小的脚，一個大得適中的胸脰，一個圓得齊整的腿肚，一個貝殼顏色的膝頭，斜坡的——』

——但是高高的——雙肩。……這大半都是我背下來的，這一切是何等地真實！但是你知道什麼是主要的事情麼？——輕微的秋歎！……但是，我會了，——你且聽我怎樣歎息，——實在，不像麼？」

如今這輕微的秋歎重新散在宇宙中，散在陰雲遮蓋着的天空中，散在寒涼的春風中了。……

一九一六年原作。

兒
子

原

书

空

白

馬若特夫人生長於勞撒恩的一個嚴刻的，誠實的，而且勤的家庭。她沒有早年出嫁，但是她嫁人的時候，便是愛情的伴侶。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的三月裏，從馬賽往意大利去的舊法蘭西的『阿弗利』海船的旅客中，有一對新婚的伉儷。天是恬靜，清涼；海——一切的眼鏡——消迷於朦朧的春的遠方；新婚的伉儷幾乎就沒有離開艙面過。大家都羨賞

他們，都帶着可愛的微笑注意他們的幸福；他在那敏捷的，銳利的眼波裏，在那必須的動作裏，在對於那些繞着他的人的他那活潑的可愛裏，表示着他的幸福；她用她那融化一切瑣事瑣物的愉快的動情表示着。這新婚的一對便是馬若特夫婦。

他大約長她十歲；短短的身材，灰黑的臉，捲曲的髮，瘦削的手，響亮的聲音。但是她我們可以看出並不全是臘丁族的人。她好像太高了一點，雖說她的腰是苗條的；雖然她的髮是烏黑的，她的眼睛却是微灰的青藍。他們旅行經過那不勒斯，巴勒摩，都尼斯到阿爾日利亞（法蘭西殖民地，在

非洲北部)的康士但丁城，在這里馬若特先生得了一個很優越的差事。自從那幸福的春天以後，在康士坦丁城裏生活着的十四年，供給了他們那些一般人所常滿足的一切事物：小康，家庭的和諧，健全而且俊秀的孩子。

在這十四年裏馬若特夫婦外貌變了好多；他因為工作，旅行，烟草和炎日的原故，臉變得像阿刺伯人的那樣黑，他自己變得白髮蒼蒼的而且瘦了，——許多人把他當作阿爾日利亞的土人；至於她，也沒有任何人能認得她是曾在「阿弗利」海船的旅客中的那位婦人；那時候，甚至於她夜間放在門外的靴子裏，都有青春的魔物；現在她的頭髮裏也有銀色

的閃光，她的皮膚變得更細密，更金黃，她的手變得更瘦削，而且在她的保護牠們上，在她裝飾她的頭髮上，在她的襯衣上，在她的服裝上，她已經露出一種過分的俏麗。他們的關係自然也改變了，雖然沒有人說是變壞了。而且各人過着一種個人的生活：他的時間消磨在工作裏——他依然是十分熱情的，而同時又是十分嚴肅的一個人，像他先前一樣；她一定要服侍他，服侍孩子——兩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大的現在快成人了——人人異口同聲地說，在康士坦丁城裏沒有比馬若特夫人再好的管家人，再好的母親，再可愛的在會客室裏敘話的人。

他們的住宅是在一條寂靜而清潔的街上。從第二層樓前面的房間裏（這些房間時常因為那關閉了的威尼斯式的百葉窗而黑暗），能夠看見美景馳名世界的康士坦丁城：這古代阿剌伯人的堡壘，變作了法蘭西的城池，橫陳在陡峭的峻巖之上。房屋的窗戶，陰幽而且清涼，下瞰着花園，——那兒，在永遠的炎焰與炫光裏，昏睡着老年的番石榴樹，無花果樹，棕樹，在高牆的圈子後面。這家的主人常常爲着他的職務上的事情外出。至於女主人呢，她度着那種在殖民地內全歐洲人的妻子們被處罰的監禁的生活。在禮拜日她不變地到教堂去。平常的日子她很少外出，她把自己幽閉在一個小

小的優美的環境裏。她讀書，自己又忙着刺繡，同孩子說笑，或幫助他們學習功課；有時候，她把她的黑眼睛的小女孩馬利放在膝上，用一隻手撫鋼琴，唱着舊調的法蘭西的歌，使阿非利加洲的漫漫長日好像短些，這時候熱風從花園穿過大開的窗戶潮漲的湧進來。……康士坦丁在太陽的嚴酷炎焰之下，一切的窗門都關閉了，這些時候便好像一座死城：只有羅烈鳥在花園牆的後面叫着，和號兵的號聲，帶着殖民地的鄉愁，在城外的高岡上悲傷地響着。那岡上時常有巨礮作滯鈍的轟聲震動大地，並且可以看見兵士的首鎧閃耀。

在威士坦丁的日子單調無味地過去，但是沒有人說馬若特夫人被這種生活所壓抑。在她的精細的，純真的性格裏，她從沒有表示任何激揚的感受性和任何過度的神經質。她的健康不能說是一點無恙，但是對於馬若特先生却從沒有發生過任何驚擾。只有一次偶然的事，打擊了他：一次在都尼司，一個阿刺伯術士使她酣睡得如此快，她恢復過來非常艱難。但這仍然是在他們從法蘭西動身的旅途中；從那時候以後，她便沒有經過意志這樣銳利的衰頹，這樣傷人的易感。馬若特先生快活，安靜，而且相信她的靈魂沒有受攪擾，對於他好像是一本開着的書。實在是這樣，甚至於在他

家庭生活的最後一年裏（第十四年裏）都是這樣。……但是現在康士坦丁城裏現出某一個愛彌兒來了。

愛彌兒是馬若特夫婦的一個親近的老朋友邦列特夫人的兒子，僅只十九歲。邦列特夫人是一個工程師的寡婦，除開在她第一次的婚姻裏所生的愛彌兒以外，她還有一個女兒伊利沙。愛彌兒是在巴黎長大的，而且已經在研究法律。但是他尤其愛作那些只有他自己可以瞭然的詩，自附於詩的非現存派，『尋覓者』。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的五月裏，伊利沙正設備着祭壇，忽然染了病，幾天後，便死了。直到如今從沒有到過康士坦丁的愛彌兒爲着葬禮來了。這是很容易明白

的，這死——這已經正在試戴新婦面紗的姑娘的死——是何等感動馬若特夫人；人人都知道，在這樣情景之下，就是彼此不大相知的人，都會發生親密的關係。再者，在馬若特夫人看來，愛彌兒實在只是一個少年孩子。葬禮完後不久，邦列特夫人便往法蘭西她的親戚們家去了。愛彌兒仍然在康士坦丁，住着他的死了的繼父的鄉房，——漢聖別墅，城裏人這樣稱呼，——並且去會馬若特夫婦，幾幾乎每天都去。不論他可以作什麼一種人，無論他可以裝作什麼，仍然，他是很年青，很易感，而且需要可以暫時保護他的人。『這不是奇怪麼，』有人說，『馬若特夫人變的不認得了！她變的何

等潑灑；她的外貌變的何等漂亮！」

不過，這些暗示並沒有被人發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起初，在實際上所達到的程度，便是她的生活變得快活一點，她的女兒們變得更愛玩，更賣弄風情，至於愛彌兒呢，他全忘了他的悲傷與他所以爲『當代』所用以毒他的毒藥，他同她們一鬧幾點鐘，好像她們的同輩人似的。究竟，他是一個男子，是一個巴黎人，不全然屬於普通的性質；他參預巴黎著作家所過的那種在一般人看來十分不能近的生活；他時常帶着某種夢遊者似的表情，讀奇異的但是嚴肅的詩；或者，的確是因爲他的緣故吧，馬若特夫人的脚步變得更輕盈而且

更敏捷，她的家常衣服更變得有些美觀，她的聲音的微顫變得
得更柔和，更捏腔了；究竟，在她的靈魂裏或者有着純女性的
的快樂的一滴，因為這里有一個男子，是她可以驕挾幾分
的，同他可以說半分戲謔的俏語，因着那不同的年歲自然允
許的自由。而且也因為他是對於她全家十分熱誠的人——不
過在這里他的第一個人（這自然是很快地洩露出來了）仍然
是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但這是何等的平常！仍然大半，在她
看來，他只是可憐而已。

他着實想他自己是一個生來的詩人，想要在外表上也像
個詩人；他的長髮向後披着；他裝束帶着藝術家的淡泊；他

有優美的褐髮，適襯他蒼白的面龐，正像他的黑服一樣；但是青白帶黃色未免太血虧了；他的眼睛不斷地閃光，但是因了他枯萎的臉，一雙眼睛好像羅熱病似的；他的胸膛那麼狹而且平，他的腿那麼瘦，他的手那麼多骨：使別人覺得幾分不安，當他變得過度地活潑穿過街道，或花園跑的時候，稍向前躬着腰，好像是在滑溜，這樣去遮蓋他的缺點，——他有一隻腿比別一隻長。在社會裏他是不相合的，目空一世的；他努力模糊，隨便；或者有時對別人十分無禮，狂放不羈，有時在一切事情上侮蔑地不注意而且自主；但他太常常不担任他的職務到底，他便忘了自己的責任，而且開始帶着

一種豔正的誠實和興奮談論起來了。自然他不能長久隱藏他的感情，假裝一個不相信這世界上的愛情和幸福的人：不久全家都明白了他的鍾情。他已經開始以他的來訪煩擾這家人了；他又開始每天從他的別墅帶來最珍奇的花所紮成的花圈，到馬若特夫婦家裏從早坐到晚，吟誦着詩漸漸的不能明瞭了，——孩子們聽着他，不止一次，他懇求一個人同他一齊死；夜間他躲在土人的遊場裏，在那些裹着臟白風套，貪看着肚子跳動而且喝最辣的酒精的阿刺伯人聚集的下等消遣場所裏。簡單地說，就在這一個半月裏，誰都不知道他的鍾情變成了什麼樣子了。

他的神經完全不爲他所用了。有一次他默默地幾乎坐了一天；於是起來拿着牠的帽子，出去了，——遲了半個鐘頭，他從街上被帶進來在一種可怕的情形之中：他神經昏亂地寫；他悲歎得那樣猛烈，驚嚇了孩子與家僕。但是馬特若夫人好像一點不視爲特別重要，雖是這一次的驚魂動魄。她自己恢復他到意識，她自己急忙地鬆開他的頸巾，而且勸他做個大人。當他不論在她的丈夫面前，毫無約束地促住她的手而且吻着，誓言他無私的切愛的時候，她僅僅微笑着。然而這些舉動是必須停止的。因此當這孩子們沒多時不見了的愛彌兒，在猝病後又出現的時候，他自己已經恬靜了，雖然

他好像一個經過重病的人，馬若特夫人溫和地這樣告訴他一切在這樣情形中常說的話。

『我的朋友，你對於我實在像一個兒子，』她向他說，第一次說出這個字，「兒子」，實在幾乎感受着母親的溫存對他。『那麼，莫要使我處於令人嘲笑的痛苦的地位吧。』

『但是我向你發誓，你是誤會了！』他喊道，帶着熱烈的急性。『我只是熱誠的對你；我只要見你，沒有別的！』

他忽然跪下，——一個恬靜的，炎熱的，朦朧的黃昏他們在花園裏，——他與奮地抱住了她的後臀，將爲熱情昏倒。……她凝視着他的頭髮和瘦白的頸子，帶着憂痛與銷魂

默想道：

『啊，——是的，是的，我本可以有個兒子差不多同他一樣！』

然而從那時直到他動身往法蘭西去的時候，他沒有再自陷於瘋癲的行爲。這本來不好，這可以表示他的熱情變得更深沈了。但是從外表上看起來，一切事情都變得漸好，——只有一個例外的時候，他不能約束他自己了。一個禮拜日午餐之後，當幾個生客的面前，他全沒有想到這可以引人注意的，向她說道：

『我最熱誠地懇求你賜我一分鐘。……』

她起來同他一陣走入空落的，半明半暗的客廳。他走到晚光成細長線從外面射入的窗前，直看着她的臉，說道：

『今天是我父親死的紀念日。我愛你！』

她轉身走開了。他驚慌的急忙續說當她走開的時候：

『饒恕我，——這是第一次而且是末一次！』

實在，她並沒有聽着他的新的許諾。『我爲她的羞惱迷惑了，』那天晚上他在日記上用他最優美的誇張的筆法寫道；『我誓不再擾害她的平安：因爲就是如此我豈不被祝福麼？』他不斷進城，——他僅在漢聖別墅住宿；他的行爲常變，但是他時常多少遷就些體統。有時他同從前一樣，不合

宜地嬉戲，憨直，在花園裏同孩子們頑耍；不過他最常靠近她坐，而且『在她面前飲酒，』讀新聞紙和長篇小說給她聽，而且『是幸福的，因為她聽他讀。』『孩子們不和我們鬧，』在那些天他寫道，『他們的聲音，嬉笑，喧嘩，他們的本人，都好像是作我們情緒最佳的導體；感謝他們，這些情緒甚且更迷人；我們絮談着每天最普通的談話，但是另外有一種東西能夠在談話中聽出，——我們的幸福；是的，——是的；她也是幸福的，我相信這點。她歡喜聽我朗誦；晚間從望台上，我們靜觀默察着這月亮的青光裏，在我們脚下橫陳着的康士坦丁。……』最後，在八月裏，馬若特夫人定要

他離開，重行研究法律——這件事成功了；途中他在日記上寫着：『我走了！走了，被離別的辛酸的歡快毒害了！分離的時候她贈我一條天鵝絨帶子，那是她年青時掛在她的頸上的。當最後的一分鐘到了，她祝福我，而且在她的眼中我有着有潮潤的燦光，當她說話的時候：「一路平安，我親愛的兒子！……」』

他猜度馬若特夫人在八月裏也是幸福的，對不對呢，我們不知道。但是他的離去證明了于她是痛苦的，是無疑的。『兒子』這個字，在先前就感動了她，現在竟爲她擅變成這樣的聲音：她不能平平安安的聽這個字了。就是以前，她在

往教堂的路中遇見友人，他們談話地向她說：『你將祈禱什麼呢？馬若特夫人；你沒有罪而且這樣幸福！』她許多次帶着憂愁的笑容回答：『我向上帝訴苦，因為他不給我一個兒子。：：』現在關於兒子的思想，與愛彌兒本可以以他的存在不斷給她的那種幸福的思想，從沒有離開她。有一次，在愛彌兒離去後不久，她向她的丈夫說：

『現在我瞭然於一切事情了！我確知道，每個母親應當有個兒子；每一個女人，沒有兒子，（倘若她只要為自己熟思一下）將妨害她全部的生活，可以看見她是不幸福的。你是一個男子，你不能覺得這點，但是事情是這樣。：：：呵，

人能怎樣溫存地慈祥地愛一個兒子！』

那個秋天她很親切地對待她的丈夫。偶然地，當她自己同他在一處的時候，她含羞地向他說：

『暴躁人，聽我說……我現在害臊問你這件事，——但是仍然。……你常想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的三月麼？……唉，但願你我有一個兒子！』

『這些太煩擾我，』馬若特先生接着更要說，——『這更加煩擾我，她漸漸變得很瘦了。她變得更弱，樣子變得愈加沈默而且溫和。他漸漸更不常到朋友處去，——除非不得已她是不進城的。……我確信，某種可怕而且不能明瞭的

病，正佔據了她的靈魂和肉體！」同時女僕接着說，那一秋天無論什麼時候馬若特夫人從屋裏出去，她常常戴着厚白的面網，——這一種事她以前從沒有作過的；回到家，她直接在鏡子面前揭開面網，專心觀察她的倦容。這是無庸解釋的，此刻什麼在她的靈魂裏進行着。但是她要去看愛彌兒麼，她寫信給他麼，她回覆他的信麼？他在法庭裏同事的面前顯示兩封信，說是寫給他的，回他的信。一封是十一月十日：『你使我發瘋。冷靜你自己罷。讓我直接得着你的消息。』一封是十二月十三日：『不，不，莫要回來，我懇求你。想我，愛我，如母親。』但是這信真是她遣人送去的

麼？——自然還是不能證明。僅僅一件事是真的，——從九月直到正月，馬若特夫人過着一種窘迫的，煩惱的，痛苦的生活。

那年的暮秋康士坦丁冷而多雨。於是蕩神怡魂的春天來了，這是阿爾日利亞常有的情形。一種生氣，——那種祝福的，至美的任情，是已經過了青春的人在春花怒放的時期所經歷的——又開始回到馬若特夫人身上來了。她又開始外出；屢次同她的孩子們騎馬外出，一陣往荒涼的漢聖別墅的花園；她預計旅行到阿爾日士，——帶她孩子去參觀布利達，靠近那兒的山裏，有一塊叢林的山谷，猿猴極愛的地

方。……這樣事情直到一千八百九十年的正月十七日。正月十七她從那攪亂她一長夜的特別愉快而且溫柔的情緒裏醒來。在她丈夫爲着他的職務上的事長期在外的那些時候，她自己睡在一間大房裏，因爲威尼斯式的百葉窗及窗帷的緣故，房裏幾乎是黑的。仍然，藉着從牠們後面透入的微青色，可以料到天是還早呢。夜檯上的小鐘指着六時，便是證據。她愉快地感覺着一種從花園進來的清晨的新鮮，捲起輕毛氈，轉對着牆。……『我爲什麼覺得這樣好呢？』她沈思，微睡着。朦朧的美麗的景物，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圖畫，好像開始在她的面前顯現了，這是當她作新婚的旅行時，坐

在艙裏，窗子下臨着甲板與寒冷的銀色的海的閃光的時侯，那過去的春天的畫圖；船艙有年久打縲而且褪色的紅絲的門幔，有青銅閃耀着的高門檻，因多年的清滌磨掉了。……以後她看見無際的海灣，淺灘，低地，一座全白的，有平屋頂的，偉大的阿刺伯城，與城那邊的朦朧浮動着的青山和丘陵。這就是都尼司，這里她只到過一次，在她到那不勒斯與巴勒摩的同一春天。……但是在這里好像一陣冷波洗過她，——她打個冷戰，睜開了眼。已經到九點鐘了；人能以聽着孩子們的聲音，女僕的聲音。她起來，急披上寬服，走上望台，下到花園裏，坐在靠近圓桌的沙裏放着的搖椅上，怒放的

蜜餞在圓桌上面展布牠黃金的華蓋，香氣在日光裏濃重。女僕奉上咖啡。她又開始想都尼司，而且記起她所經歷的那奇異的經驗，那甜蜜的恐懼和她那祝福的意志力的抵抗，恍如生前的事，——這是她在那青灰色的城裏的經歷，在溫暖的，玫瑰色的黃昏，半偃臥在屋頂上一張搖椅裏，漠然地看着一個阿刺伯催眠士兼術士的黑臉，他在她面前蹲着，唱他那僅能聽出的單調的懶腔，慢動着他瘦削的手，催她入睡。忽然，正當她這樣想着，機械地大睜着眼凝視那咖啡杯裏的茶匙上發光的鮮明銀色的火花的時候，她忽然失了意識。當她一驚蘇過來，愛彌兒俯視她站着。繼着這意外的遇會所發

生的事，都是從愛彌兒自己的話裏知道的，——從他的故事裏，從他對於詢問的答話裏知道的。

『是的，我好像從天上落進康士坦丁去似的！』他說。

『我來，因為我明白天堂自己的勢力不能阻止我。正月十七的清早，直從車站，沒打一句響聲，我出現在馬若特先生的家裏，跑進花園。我被眼前的情形驚住了；但是當她蘇生過來的時候，我幾乎不能動一步。她好像也被驚住了，一來因為我意外的出現，二來因為她剛才經過的事；但是她連一聲也沒喊。她看着我，好像一個人正從酣夢醒來，她從座上起立，整理她的頭髮。』

『「這就是我的預料」，她沒有一點表情的說，「你不順從我！」

『她帶着一種習慣的姿勢在她胸前扭住了寬服，用兩隻手抱着我的頭，在我的額上吻兩次。

『我因為銷魂與熱情錯亂了神經，但是她溫柔地把我推在一邊，說：

『「好罷；我還沒穿衣服，——我立刻就回來，到孩子那裏去。……」

『「但是，爲着上帝的緣故，你怎麼了？」我問，隨着她登上望台。

『呵，沒有什麼事，——一點輕微的恍惚。我凝視着閃光的茶匙太長久了，』她答着，恢復了精神，開始更神氣的說。『但是你作什麼呢，你作什麼呢？』

『我到處都沒找到孩子們；屋裏是空落而且安靜；我在客廳裏坐下。忽然我聽她在一間遠遠的房裏開始唱出強壯的響亮的聲音，但是那時，我不明瞭那種聲音所有的恐怖，我因為神經的寒顫渾身戰慄了。我一夜都沒有睡；我一分一秒地計算着，當火車往康士坦丁飛奔的開去的時候；我跳進那從車站跑出所遇着的第一輛馬車；我不希望到城市的高岡。……我知道，我也有預感，我的到臨將於我們不幸；但仍然

我不能預期我在花園裏所遇着的一切，這個神密的會遇，以及她對我的態度的銳利的改變！十分鐘後，她以經辦好了頭髮走出來，穿着一件輕灰的帶點虹色的衣服。

『「呵，」她說，當我吻她手的時候，「但是我忘記了今天是禮拜日，孩子們在教堂裏；但是我太睡多了。……孩子們作完禮拜後要到棕林去，——你到過那裏麼？」』

『她不等我回答，便按鈴，吩咐給我預備點咖啡。她坐下，開始專心看着我，並不聽着，便開始問我關於我怎樣生活着，我作些什麼等話。她開頭說她自己，關於兩三個月來的事情，那些時候於她很不好，而且在那些時候她可怕地變』

老了，——這些話她說出來帶着一副不可解的笑容，——她覺得很舒服，年青得從來沒有那樣過。……我答着，我聽着，但是我懂得的很少；我們兩個什麼話都說了，我們所要說的話却沒有說；我的雙手因為那別的可怕的，不得已的時間的靠近變得寒冽了。我不否認，當她說，「我變老了：……」的時候，我好像觸電似的。我忽然看出她是實在的：從她手的瘦削上，從她枯萎的雖然是還童的臉的瘦削上，從她身體的一種外形的瘠弱上，我看出了那些記號，牠們強迫我們的心這樣痛苦地，笨拙地，熱情地縮小着，當我們看着一個正變老的女人。「呵，是的，她怎樣迅速地，銳利地變了！」

我想。但她仍然是美麗的。我注視他的時候，我變得呆瞪了。我常常不斷地夢想着她；我沒有忘記那時，在七月十一的黃昏，我第一次抱着她的腿。她的手也輕微地顫動，當她理着她的頭飾，微笑着而且凝視着我；忽然——你將明白這時的一切不幸的收場的力量！——忽然，這陣微笑不知怎樣地曲解了；她爲難地但是堅決地說道：

『然而你應當回家，去歇好旅途的困乏；你的面容可怕；你有如此痛苦的，可怕的眼睛與如此燃燒着的嘴唇，我再沒有力量看了。……你願意我？我將同你一陣往那裏去。

……」

『她沒讓我回答，起來，走開去拿她的帽子和外衣。……』

『我們很快的到了漢聖別墅。我在入口近旁滯了一回，因為要折點花。她沒有等我，便自己開了門。我沒有僕人們；只有一個看家人。——他沒有看見我們。我走入前房，這屋因關閉了的威尼斯式的百葉窗，熱鬧而且半明半暗的。我奉花給她，她吻了花，於是用一隻手擁抱着我，吻我。她的唇兒因情緒而火熱，但她的聲音是清爽的。』

『但是聽着……我們將怎樣……你帶的有什麼東西麼？』她問。

『起初我不明白她，——這第一次親吻與這第一次親暱』

的「你」如此征服我了，——我囁嚅着：

『你說什麼？』

『她退後一步。』

『「什麼！」她驚異地，幾乎凜然地說。「你能想，我……我們從此以後能活麼？你帶着有什麼可以使我們死的東西麼？」』

『我恢復了意識，急忙給她一把裝着五枚彈的手鎗看，這東西是從來未離我的身邊的。』

『她急速地前進，從一間房子到另一間房子。到處都是半明半暗的。我僅僅聽着她絲裙的沙沙聲，隨着她，一切感』

官都混亂了，如同一個裸體的男子在炎熱的天走入大海。最後，我們到了路途的終極；她拋下外衣，開始解她帽子的條帶。她的手仍然戰慄，我從暮色裏又注視出在她的臉上有一種可憐的，疲倦的神氣。……

『但是她毫不猶豫地死了。在最後的片刻，她簡直變樣了。她吻我，後凭着看我的臉，她低聲地告訴我幾句那麼樣溫柔而且感人的話，我沒有力量重述了。

『我要去多折點花來，好鋪蓋我們的葬地。她不讓我去，她是急猝的，她說：「不，不，那不是必須的……這有許多花……這裡是你的花，——她繼續着說：

『因此，我委託你，藉着你所持爲神聖的一切，你殺我吧！』

『是的，以後我自己，』我說，沒有一秒鐘猶豫我的決心。

『呵，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她回答，此時好像在恍惚中似的。……

『在她死前一分鐘，她安靜地但是簡單地說：「我的上帝，這是一件無名的事業！」』

『接着又說：

『「你給我的花在那里？吻我，——作最後的一次。」』

『她自己搬開鎗機對着她的鬢角。我要放，但是她阻止我：』

『「不，那不對，——讓我告訴你適當的法子。這裏，這樣，我的孩子。：：以後在我的身上畫十字，把花放在我的胸上。：：：」』

『我放的時候，她輕輕地動動唇兒。我又放一下。：：：』
「她倒在那里，恬靜的；在她消逝了注視裏有一種辛酸的洪福。她的頭髮伸展出來；一把玳瑁梳落在地板上。我搖搖擺擺的，起來，去結果我自己。但是，雖然有威尼斯式的百葉窗，這屋裏還是光亮的；在這光裏，在這忽然發現我四

周的一一切的靜寂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她的臉，已經變青白了。……一陣瘋狂把住了我，——我衝到窗前，開開窗門，開始喊叫，向空中放鎗。……其餘你知道。……」

五年前的春天裏，上面這一段故事的作者遊歷阿爾日利亞到了康士坦丁。他現在時常想起那些黃昏，多雨而且寒冽，但仍然是春的黃昏，那是他在一個老而家常的法蘭西旅館的讀書室的爐旁度過的。在沈重，精緻的櫥架上放着些撕破了的插畫的雜誌——在那裏人能夠找着幾張褪色的馬若特夫人的不同年歲的肖像，——在這些像裏，有一個是在勞撒恩照的，在她年青的時候。……她的故事這裏又重述一遍，

藉着我要按照自己的法子叙述牠的一種堅強的願望。